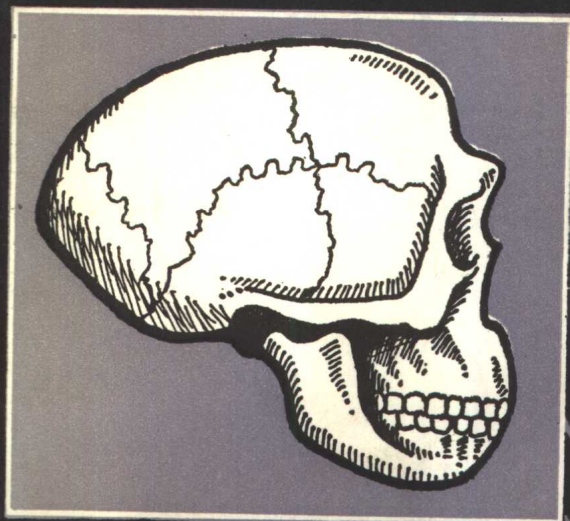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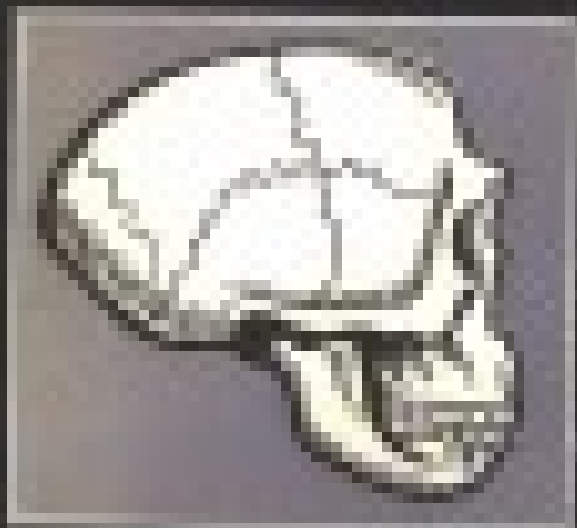




50万年的死角

——“北京人”奇案追踪记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

50万年的死角

——“北京人”的未解之谜

中国地质出版社

50 万 年 的 死 角

——“北京人”奇案追踪记

〔日〕伴野 朗 著

丹 东 译

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

50万年の死角

伴野 朗

株式会社講談社 昭和54年10月第1刷

据讲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译出

封面设计：吴玉山

50万年的死角

——“北京人”奇案追踪记

〔日〕伴野 朗 著

丹 东 译

* * *

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)

北京印刷二厂排版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：6.625 字数：144,000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7,000

书号：10003·005 定价：0.87元

译者前言

这是一本描写我国珍贵文物“北京人”化石失踪案的“事件小说”，1979年10月问世后引起轰动，至今仍畅销不衰，被称为“一部壮观的、悬念迭起的杰作”、“一部神秘诱人的第一等作品”。

1941年12月8日，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天清晨，侵华日军为劫掠“北京人”化石，突然袭击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机构。可是，日军打开存放化石的密室一看，化石已经不翼而飞了。究竟是什么人偷走了化石呢？它被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于是，一场紧张的追踪战开始了。该书从发现化石失踪写起，写到12月16日真相大白结束，前后9天，尾声部分点出，在追踪过程中活跃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物是郭沫若。

“北京人”失踪案系轰动一时的乱世奇案，此案至今未破。由于案件重大，几十年来，一直为国际上所重视，当然更为中国人民所关切。这正是国外几部以此案为题材的小说问世的背景。

该书作者伴野朗是日本一位记者出身的作家。这本书是他在搜集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虚构而成的。在译者看来，比美国作家克莱尔·塔什德简的《“北京人”下落不明》一书（我国已有译本）更有时代气息和富于教育意义。作者用新闻作家的手法，生动地描写了主人公户田顺藤摸瓜的全部过程，

赞扬了他为找到中国人民的宝贵文物那种不舍昼夜、不怕流血的献身精神。本书贯穿了中日人民友谊的故事。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日本友人合作追寻文物，体现了中日关系险恶时代里两国人民要求真诚友好的愿望。书中再现了案件发生地北京及我国东北、山东等地当年的风貌，读来既颇感亲切，也发人深思。

该书曾获日本江户川乱步^①奖。评奖委员青木雨彦在说明推荐理由时说，他当时读了这部小说之后“非常兴奋”，“那种兴奋之情终生难忘”。他评称：“第一、题材好。第二、结构安排严谨。第三、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特征。第四、人物描写栩栩如生。第五、文章生动。总之，百分之百的有趣。”

译者初读该书时，一下子就被它那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住了，挑灯看完最后一页，才思释手。在翻译过程中，更恨不得一气呵成。因为全书就象一个连环，找不到一处可以断停的地方。象其他事件小说一样，它追求的不是文字美，而是以情节取胜，以内容感人。这部小说之所以扣人心弦，引人入胜，固然取决于作者选择的题材，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作者赋予它以明确的主题。这正是其他同题材小说不能比拟的地方。

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，本书涉及了许多考古学知识和一些专门概念，由于译者水平有限，误译之处在所难免，敬乞有关专家学者指正。

译者

1984年8月14日

① 江户川乱步，（1894—1965）日本著名侦探小说家。——译者

目 录

- 1 序 幕
- 6 丢 失
8 日下午1时4分——8日晚11时50分
- 34 追 踪
9 日上午8时3分——10日晚11时17分
- 59 疑 惑
11日上午7时23分——12日上午6时12分
- 82 混 乱
12日上午11时29分——13日上午6时27分
- 108 回 归
13日上午7时4分——14日凌晨2时17分
- 134 邂 逅
14日上午11时41分——15日下午1时12分
- 159 较 量
15日下午2时10分——16日上午7时46分
- 192 真 相
16日上午7时46分——16日上午8时11分
- 201 尾 声

序 幕

一

天未晓。

大街小巷一片隆冬景象。逼人的寒气乘着朔风，无情地刺着肌肤。从趾尖到脑门，周身寒彻。黑暗中隐约可见漫天飞舞的小雪。

北京城还在沉睡。嚓嚓的军靴声打破了拂晓前的寂静。这声音由远及近，渐渐地清晰可闻。

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日军，沿着紫禁城东面的东单大街，匆匆向南行进。士兵的嘴里吐着白气，额头上汗水涔涔。一个个都把三八式步枪扛在肩上，步伐整齐地前进。

走在前面的军官，手中紧握军刀，他的衣领上嵌着大尉的军衔。这位年轻的大尉曾在大学里专修过考古学。他是刚刚接到“北支派遣军”司令部的那须野军医部长的命令，出来执行任务的。由于重任在身，他的面部表情十分紧张。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脸上，他也完全顾不得理会了。

队伍行进了约两公里，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正门前停下了。

协和医大是北京一座风格独特的建筑物。它是由清朝皇

族的一个宅邸改建而成的，寓西方现代建筑艺术手法于中国风格的宫廷建筑之中，在北京城也是大放异彩的存在。白昼灿烂阳光下碧绿如玉的琉璃瓦，此时在铅灰色的薄暗中也失去了光彩。

士兵们个个气喘吁吁。然而，大尉却不等士兵们喘一口气，就马上命令他们上刺刀，散开队形，把正门口包围起来。刺刀在路灯下闪着可怕的寒光。

大尉布好队形，看了一下手表。

清晨 4 点 57 分。

他接到的命令是 5 点开始行动。对大尉来说，这可是漫长得难耐的 3 分钟。当他第三次把视线移到手表上时，秒针才超过 12 点的位置。

大尉整整领扣，摸了一下挎在腰间的手枪，直挺挺站着，做了一个深呼吸。然后，便带领三个士兵，迈开大步，走进校园内。

协和医大总务长特列巴·科恩非常不高兴。他被目空一切的日本人从暖烘烘的被窝里赶起来了。

科恩已经年过半百，可身体仍象一个壮年人，虽说肚子稍稍凸起，但全身肌肉并未松弛。他是一个刚毅而充满自信的人。少年时代漂泊国外，从一个寄人篱下的无名之辈，变成了一个地位显赫的人。他也不宽恕别人的过错和缺点。这股执拗的脾气助成了他肉体和精神上决不屈服的信念。

科恩还未来得及换下身上那华丽的方格花睡衣，就被年轻的日军大尉训斥开了。他看到窗外一个排全副武装的日本兵，脸色顿时变了。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。他拿起电话，叫来了医大附属的新生代研究所所长裴文中博士和总务长秘书玛

丽·希舒勃格小姐。

4个人上了协和医大附属研究所的二楼，走到新生代研究所保险库前停下了。保险库旁边的玻璃匣子里，放着一尊使这个研究所出了名的“北京人”复原像。保险库的钥匙是由希舒勃格小姐保管的。她从驼色的室内服的口袋里，掏出了3把钥匙。

保险库有3道锁，一把钥匙只能开一道锁，而且非按固定的顺序开不可，否则，就休想打开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号码锁，有一套复杂的数字组合程序。

可以说，能够打开这个保险库的，只有钥匙保管人希舒勃格。

她熟练地把3把钥匙依次插进锁孔。

嗡……，马达启动了。接着，她用手灵巧地拨动了号码锁。

一阵轻微的嘎嘎声过后，保险库的门缓缓地打开了。

一阵无声的惊愕，顿时充斥了冰冷的房间。

“唉呀……”不知是谁发出了沉重的叹息。

大尉浑身颤抖，手、脚、整个身子都不由自主了。一种无以复加的痛苦，象一颗重磅炸弹，在心底爆炸了。

“……消失了，消失了……。

“它突然从保险库里消失了。

“这简直是一场梦，一场恶梦。我这是在做恶梦吧。”他深信不疑。

大尉象一块化石似的没精打采地僵立着。

刹那间，呆若木鸡的大尉突然回到了现实中。迄今凝聚于全身的种种感情的潮水，象冲出闸门似的，猛烈地周流全身，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渗出了冷汗，恶寒浸透了身上每

一个细胞。

二

一阵风吹过天安门广场。铺在广场上的石板胜似坚冰。一个男人躺在那里，他早已变得象石板一样冰冷。

这个年过40的男人穿着一件中式棉袄。胳膊和腿的姿势都很不自然。背上留下一个小小的弹孔，弹孔周围的棉布烧焦了，却看不到血迹。但仔细一看，一片紫黑的颜色已经染污了整个后背，血滴在石板上，已经冻结了。

男人脸朝下躺着，一层薄薄的积雪覆盖着他的身子。一阵风吹过来，一下子就把积雪吹跑了。

尸体孤零零地躺在宽阔的广场中央，显得格外寂寥。在离死者一只手5米远处，摆着一个头盖骨。它比人的头盖骨又大又重。头盖骨上也有一层薄薄的积雪。它和尸体摆在一处，构成一幅神秘而可怕的图景。

天安门是紫禁城的正门，也是中国的象征。明朝刚修建时叫“承天门”，清朝以后改称“国门”。日军占领北京以后，连年失修，被糟蹋得不成样子。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，这座巨大的城门，看上去象似一只漂浮在汪洋大海上的战舰。

一辆排子车吱吱嘎嘎地从南海方向过来了。这是一辆垃圾车。

车夫突然停住脚，用又脏又破的手套擦了一下鼻涕。他定睛一看脚下，发现了丢在地上的头盖骨。

起初，车夫还以为那是一块石头。可是，当他透过苍茫夜色往前看时，一眼便发现了5米远处那具尸首。

车夫的表情象电影慢镜头似的，层次分明地发生了变

化。诧异变为惊愕，又变为害怕。他反应过来后，一下子惊叫起来，丢下车，撒腿就往回跑。

一阵风又夹着小雪突然吹过来了。

风抖动的枯枝发出呜呜的声响。

三

此时此刻是1941年12月8日晨6时。

渊田美津雄中佐率领的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队的袭击珍珠港部队，穿越绛红色的早霞，正在重洋之外的夏威夷群岛瓦胡岛上空飞翔。这支庞大的编队包括43架零式舰载战斗机、89架九七式舰载攻击机、51架九九式舰载轰炸机。它们是从“赤城号”旗舰和“加贺号”、“苍龙号”、“飞龙号”、“翔鹤号”、“瑞鹤号”等6艘航空母舰为主的机动舰队上起飞的，总共183架飞机，威震长空，沐浴着旭日晨辉南下。

终于从云隙中窥见了珍珠港的全貌。渊田中佐接连不断地发出了“嗒、嗒、嗒……”的信号。

“全军总攻开始！”

攻击机和轰炸机比翼雄飞，狼奔豕突般地冲向停泊在港湾里的美国舰队和地面军事设施。不一会儿，霍勒机场上升起了滚滚浓烟，“亚里佐纳号”战舰化作一个火团。

渊田中佐用望远镜从空中观察着战况。他命令电报员向机动舰队的旗舰“赤城号”发出了密码电报。电报员水木军士急不可耐地按动了发报机键。

“虎，虎，虎”——我奇袭成功。

丢 失

8 日下午 1 时 4 分——8 日晚 11 时 50 分

一

8 日下午，日军翻译户田骏被那须野中将唤去了。当时，“北支派遣军”司令部一片沸腾，庆贺奇袭珍珠港序战告捷。一阵阵寒风仍卷着小雪，天空阴沉，呈一片铅色。

户田从东京外国语学校中国语专业毕业后，一度在贸易公司供职。后来，他厌倦了这种单调的工作，便通过远亲那须野中将，来到了中国大陆。那是 1937 年 5 月日中战争爆发前夕的事。户田到大陆来，并非因为他有什么深刻的想法。从学生时代起，他就对大陆怀抱一种模糊的憧憬。正是这种憧憬驱使他踏上了中国的土地。其中当然也有亡父骏介的影响。他的父亲骏介是个商人，深刻地理解推翻了清王朝的辛亥革命，曾多次到过中国，并积极地帮助过中国留日学生。有不少学生，在骏介的帮助下，才得以完成学业。

“中国问题将决定日本将来的命运”，这是他的一句口头禅。户田选修中文，也是由于亡父的劝说。户田来中国 4 年了。他饱尝了大陆的生活。虽说他是作为日军中的文职人员来中国的。但他以为，他还是直接地领略了中国和中华民族。

“你知道‘北京人’吗？”那须野中将在司令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，边往烟斗里装烟边问。

那须野中将是解剖学权威，在考古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。他多年以来一直喜欢用烟斗，据说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，就烟斗不离手。本来不吸烟的户田，看到中将吸得那么有味儿，馋得自己也想一试了。

中将坐在桃花心木的大桌子前。桌子上放着一尊“北京人”复原像。中将的背后是又高又宽的窗子。除了门和窗的部分外，全都排满了书橱，上面摆满了专业书籍。户田每每走进这间屋子，几乎都要产生一种错觉，仿佛误入了解剖学或考古学教室。

房间里已有一位先来的客人。他是户田认识的高松修一大尉，带着一副十分憔悴的表情，站在屋子的左角边。户田走进屋时，大尉仍无动于衷，似乎未发现户田进来。

“在中学里学过吧？这是‘北京人’。”身材矮小的中将从椅子上站起身来，指着桌子上的复原像说道。他围着桌子转了一圈，举起复原像，怜爱地抚摸了一下它的脑袋。

眉骨高高地向前凸起，脸庞刚健。对了，是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里见过同样的。

“这是根据发掘出来的‘北京人’的头盖骨模制的，大概‘北京人’的脸盘也就是这样吧。”中将放下复原像，又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儿，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。他把烟灰缸挪近眼前，使劲地磕着烟灰，然后，对着空烟斗，用力吹了两口气，又开始装烟丝了。这一切动作，对他来说，可能都是下意识的，但却做得有板有眼。这是社会名流和甲级演员才做得出来的动作。

户田情不自禁地凝视着桌子上的复原像。

“‘北京人’，学名为北京中国猿人 (*Sinanthropus Pekinensis*)，是约50万年以前的洪积世^① 中期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的祖先。我想，可以称他们为幻境中的人类。1923年，在北京城西南郊的周口店发现了两颗人类牙齿，后来发掘了42具北京人的骨骼化石。这是一大壮举，堪称20世纪的奇迹。”中将站起身，从书橱里抽出一本书，一边翻一边说。

“你看，这是‘北京人’狩猎的想象图。”图上是几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挥举着棍棒和石块，朝着直立的大黑挑战的情景。

“我得知‘北京人’发掘的消息之后，对这个人类的祖先就怀着无限的憧憬。早就想亲眼看看，亲手摸摸。正好10年以前，我的愿望实现了。当时，研究‘北京人’的权威戴维德逊·布莱克博士还健在，他那时是北京协和医大的新生代研究所所长，而我当时不过是一个军医大佐。托人引见，博士说看过我拙劣的论文，很痛快地答应见我。我马上请假从任地奉天来到了北京。”

户田忽然想，中将会见布莱克博士时，大概也是抽着烟斗吧。

“我访问他时，他正设法把附着在化石骨表面的一层矿物质硬膜刮去。他用牙科医生使用的钻头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。刮下来的细粒象沙尘一样纷纷扬扬，可他一点也不在乎。博士是一位纯正的学者，脸色有点苍白，仪态显得很有学问，戴着一副深度黑边眼镜。为了治学，他不歧视有色人种，也不嫌别人学历低。这从他在研究室里对中国助手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助手们也都由衷地尊敬他。我们虽

^① 地质历史最后一个纪称第四纪。约从距今 250 万年前至今。第四纪早期称“更新世”，也称洪积世。约从250万年前延至1.5万年前。——译者

是初次见面，但一谈起学术问题，他马上就把我当成了10年知交。我说我来的目的是想看看‘北京人’。博士便打开了保险库，象取珍宝似的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‘北京人’的头盖骨。”中将说到这里停住了。

透过窗子向外望去，低垂的天空显得很昏暗。

“我用这两只手捧着‘北京人’的头盖骨。觉得它比当代人的头盖骨厚重得多。这沉甸甸的感觉，使我清楚地感到了50万年时间的份量。在50万年前那个原始的世界里，我们人类的祖先，是何等的大胆，何等的勇敢啊！”

“你再看看这张想象图。他们的胳膊已经不像大猩猩那样粗壮了，身体也不象黑猩猩那样轻巧了。走路 的动作笨拙，头重脚轻，行动不便。但是，神把智慧赋予了他们。别看他们的脑壳长得 不象样，但却起了保护进化了的大脑的作用。为了弥补臂力的退化，他们使用了武器，为弥补行动不灵活的缺点，他们结伙捕获食物。

“当我双手捧着‘北京人’的头盖骨时，我感到了它的份量，一股激情传遍了全身，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。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。虽说过了这么久，可还象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记得一清二楚。”

雪花从灰色的天空飘落下来，遮着半边窗户的草绿色窗帘微微摆动着。户田知道，寒气已从窗缝钻进了屋子。

“‘北京人’是人类宝贵的遗产。当然，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，是世界的瑰宝。所以，我觉得决不能让它因这场无聊的战争而受到无妄之灾。我一定要把‘北京人’从这场战火中拯救出来。由于日美关系恶化，大陆上的战火将进一步扩大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。而且，今天拂晓已经宣战。在此之前，我曾向司令部交涉过多次，昨天晚上，终于得到

了接收‘北京人’的许可。但是，协和医科大学是约翰·洛克菲勒1921年花费3亿美元创建的美国系统的大学医院，要闯进去，无论如何也要等到今天清晨5点即日本时间清晨6点对美宣战。”

一向很冷静的中将，这时已经气得涨红了脸。烟斗里的火早就灭了。

“谁知却迟了一步。派高松大尉今晨5点去协和医大接收‘北京人’，可保险库里已经不见它的踪影了。”

“弄到哪儿去了？”卢田插嘴问道。

“还不清楚。但可作各种推理。首先是美国。他们估计到日美开战就在旦夕，一定会认真考虑在日军接收之前，把‘北京人’疏散到美国。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原则上是赞成这个计划的。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，似乎反对把中国的珍宝运到美国，哪怕是暂时的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卖国行为。所以，好象给戴笠的蓝衣社下了一道密令，让它秘密地阻止美国将‘北京人’运出国门之外，也要防止把‘北京人’交给日军。有情报说蓝衣社已经开始行动了。而且，日军的松村机关也插手了。它获悉‘北京人’失踪之后，马上就采取了行动。协和医大已经被它接收了。它出动了大量秘密侦探，正在追踪‘北京人’。”

“松村机关？为什么这样干？”

那须野中将慢慢地站起来，悲伤地摇摇头，仰望着天花板，说道：

“日本学者中，有人在战争中趁火打劫，策划着要把‘北京人’抢走。如果说是热衷于研究才这样做，也未免太过份了。哪能仗着自己是权威，就随心所欲。你大概知道，眼下有个帝国大学教授已经遭到了国内外学者的白眼，这位先